

## 忆李达校长

胡国瑞

扫尽昏霾天地清      惊心残魔记忆犹新  
生灵十亿真儿戏      耆德宗师是罪人

天意何曾重斯文      万民乌狗总非仁  
遗编精义斑斑在      大觉群生不庇身

一九八零年十一月廿七日

《社会学大纲》，就可以保险，可以让它进大学的图书馆和课堂。当时我想，李达同志写这部书，固然是根据当时的特定环境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特殊方法，但却好象就是为我当时的需要写的。我把这部书买了回来，后来又促使有关图书馆准备了五、六部。于是，我不动声色地把这套书作为选修社会学的学生的必读参考书，而且列为期终考试的考试内容。这样，选修社会学的一百多个学生就非读点历史唯物主义不可。

不久，就有少数学生反对我的这种做法。他们表面的理由是功课重，没有时间看这一大套参考书。但是，提出反对的却是那些平日反对进步学运的学生。我硬着头皮顶住了。但到期终考试时，他们大闹起来要罢考，我仍然坚持不让步。后来在进步学生的带头下绝大多数学生支持我，他们只好老老实实地参加考试，还要答历史唯物主义方面的试题。

在这场风波中，我虽然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但我深深觉得，这些人闹罢考，并不真正是因为功课重，而是因为他们阴谋反对李达同志宣传的历史唯物主义。

“文化大革命”中，李达同志坚持马列主义，反对林彪的顶峰论等等，因而受到诬

陷，被迫害致死。十余年来，每一回忆这段往事，想到李达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遭遇，总不禁十分沉痛。那时，反对共产党的学生虽然不准我让青年人读李达同志著作，他们毕竟未能得逞。而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个一生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且卓有成就的著名学者，反而不能免于一死。今天悼念李达同志，岂只能是悼念而已！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 鹤师早年在北平 教学二三事

尹 进

早在二三十年代，也就是在那灾难深重的旧社会里，凡向往革命的同志，那个不晓得著作甚丰、坚持马克思主义宣传的李达呢？那个又不渴望能有机会见到这位著名的理论家而亲聆教益呢？

一九三三年初春，李达到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经济系任教了。从那时起，我便由仰慕他的盛名而成为他熟识的一个学生，他也就成为我敬爱的老师。由于老师字鹤鸣，以后通信时我总是尊称他为鹤师。现在鹤师仙逝多年了，每当想起他多年的教导，就象在彩色电视镜屏上看到他的真实活动一样，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悲恸。

我在学生时代是爱听鹤师讲课的学生之一。那时他体弱多病，讲课声音不洪亮，有时甚至显得吃力。可是只要你聚精会神地听，立刻就会感到，他语言简洁，没有废话。课后复习笔记，恰象读一篇精彩的论文。也许就是因为鹤师的笔述胜于口述吧，我曾亲身领教过他以笔代口讲课的精彩表演。那是在一九三四年春，他正为我们讲社会学课，也就是讲解后来在上海出版并在延安翻印的那

在我们敬爱的  
老校长李达同志的  
冤案得到彻底平反  
昭雪的今天，缅怀  
他的音容笑貌和生  
平事迹，真令人百感交集。

## 百感交集怀李老

陈鹤师

李达同志作为参加党的创建事业的共产主义战士和卓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对我国革命事业和理论宣传工作所建立的伟大功绩，已经永垂青史，用不着我来多说。我作为李达校长亲自重新创办的武大哲学系一名老教师，只想谈点和他亲身接触所得的深切感受，以见他作为一位教育家和大学校长、系主任、党的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和思想风貌。

1956年上半年，我还在北大哲学系工作。当时北大的有关领导人已告诉我说李达校长确定在武大重新创办哲学系，已得高教部同意要在院系调整前曾在武大原哲学系工作过的部分教员回武大工作，并已确定我也

属于其中之一。我当时虽表示组织上服从，但心里很不愿意。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过不多

久，李校长竟亲自上我家来了，既谈了他重新创办哲学系的意义和打算，又表示了邀请我们回武大帮他一道办好哲学系的一片诚意。我还清楚记得，他在我家坐下不久，就感到胃痛难忍，陪同他的同志当即送上一包随身带的饼干，他一面就着茶水吃了几片压压胃酸，一面忍痛和我谈话，原来他是带着一身病痛，在亲自为办学事业奔波！而态度还是那样和蔼、诚恳、亲切。以后到我57年秋重来武大以前，李校长每次去北京，都还要见见我和其他已决定来武大工作或由武大派往北京进修的同志，不是亲自一家一家去拜访，就是派车把我们接到他的寓所相聚。57年秋我来武大时，李校长又亲自过问我的住房问题，并在我到校的次日，（下转43页）

本《社会学大纲》的自编教材。有一天鹤师来上课了，他出奇地不带讲稿，面部戴着个大口罩，登台一言不发，先在黑板上直书“哑子讲课，以笔代口”四个大字，随后便这样讲起来，其板书之快是惊人的。下课之后，同学们不仅赞叹老师的记忆、高度思维能力和飞快的板书本领；同时更敬佩他带病上课，对教学负责的精神。鹤师除对上课认真负责以外，即在课余，对求教的同学，解答也是很认真的。当年有部分同学自学《资本论》，由于中译本只有第一卷的少部，一般都读日文译本，困难很多。为此我曾向鹤师请教，他除了解答具体问题以外，还说：要学日本河上肇，刻苦用功，河上肇把《资本论》读得很熟的。年老的一些同志们都知道，也就是在那二三十年代，正是鹤师把河上肇的一些名著翻译在国内出版了，起了不小的进步作用。

鹤师不仅在校内精心培养同学，同时也在社会上注意培养并选拔进步教师。如前不久逝世的吕振羽同志，当年在北平一个大学里教中国古代史课，每当他课余到鹤师家来，鹤师对他的培养帮助也是无微不至的。又如张友渔同志，当年在北平一家报社任主笔，他曾到法商学院经济系兼课，也是与鹤师在经济系任教分不开的。后来鹤师出任经济系主任了，有一天他在家对我说，要请钱俊瑞到系任教，只是抗战爆发了，没有得到实现。

鹤师的一生，是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战斗的一生，在这方面他有突出的贡献。上述回忆，仅仅是他那突出贡献中一点小小的印证。面对鹤师有贡献的一生，我常想，自己虽然是他熟识的一个学生，但实际上不配称为他的学生。这不足之处，就由继续努力学习和工作来不断地填补吧。